



全人教育的理念與實踐

黃政雄／全人實驗高級中學前任校長

羅志誠／全人實驗高級中學校長

很多人問我們，全人現在立案了，不再是「體制外學校」，會不會就這樣順應主流價值的壓力了？尤其是，我們現在開始有了明確的畢業學分要求，要如何幫助學生達成？要如何延續我們對「自由寬容」的堅持？

以下我們將討論四個問題，作為對以上問題的回應。

一、為什麼我們要以學校的方式來辦學？

全人中學是1995年成立的，那時有熱心於教育的人，想自己辦一所屬於自己的學校。有些是家長，家長中有一些從事十幾年教育之後，對體制內的學校很失望。也有一位創辦人是畫家（從事專業現代藝術的創作）。那時的情況是，沒有錢的人集合在一起，但想辦一間學校，就是得再多找一批家長一起來，辦一間合於自己理想中的學校。這些家長大概出300多萬，集資去買一塊地就把校舍蓋起來。在當時行政機關如果要追究，不曉得要公訴我們違反什麼法令？依當時的法令來看，土地法規、教育法規等…可能都違法的。因為當初設校條件審查是非常嚴格的，一個是設校基金、一個是校地。當初政府辦的是大校、大班，要求的是大額的基金，與大校地。

我們辦校後，縣政府依法年年來斷水斷電，甚至要拆除房舍，一直到第三年、第四年，邀請教育部和立法委員過來看，看後大家都非常支持，於是立法委員在教育委員會提案，修訂高級中學法，通過修法允許民間合辦實驗教育。在原來的高級中學法中，高

中只有公立的與私立的，現在則多了一個實驗中學。所以我們就可以依法正式設立這所實驗中學。

2001年10月、11月時，我們正式提出申請案，交給教育部。教育部對這第一個案子，非常的慎重。特別組成了一個審議委員會。那時在審議委員會召開的審議會中，大家幾乎一面倒的支持我們的理念，同意我們學校有合法設立的權利，只要符合設立條件就可設立。當然成立後也會受到一些衝擊，當初設校的法令，包括了土地法規。土地法規不是教育部訂的，教育部在教育（包括措施與實驗）已經鬆綁了，而土地法規是屬於縣政府的管轄範圍，現在教育部有條件准許我們設校，條件是我們必須把土地變更成為學校用途。從九年前開始，我們一一面對立案的種種挑戰，完成地目變更、通過設校計畫。憑藉匹夫匹婦的雙手，從頭開始，想要開拓一個比我們所拋下的家鄉更美、更好的社會。2009年9月，教育部一紙完成立案的公文，標示著我們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目標，並開啟新的腳步。

回顧這十四年來建校過程，當年全人選擇以開放教育的形式辦學，是在回應教改風潮中，對考試主義與威權主義的批判。如共同創辦人劉興樑說的：「教育改革一定要辦學校，要辦出一個學校來給人家看。在台灣要辦出有成效的學校，至少要到國中以上，既然要到國中，那就辦到高中」。

十多年來台灣另類教育的發展，證明了我們當初的眼光是對的。我們直接興辦從12-18歲的中學，到現在仍然是台灣教育改革跑最前面的，我們學生自主、自在的表現，



以及在登山、公演活動中，表現出的領導組織、協調合作的能力，證明了青少年原來是可以自己辦到的。另一個對社會的意義是，我們在立案過程中所開出的這條路，也可以幫助其他有理念辦學的朋友們，不必在公部門的迷宮中摸索另一個十年。

我們一直認為，只有以學校型態辦學，我們的教育實踐，才能真正對台灣社會有所影響。反過來說，也只有將我們的辦學，定位為社會改革的行動，才能讓學生在進行公共事務討論時，真實的與自己連結起來。「學校」是孩子離開家庭，邁入的第一個「公領域」。學校是一個為了學習、為了啟蒙而設計的、寬容而進步的小社會。我們所說社會改革的意思是，讓學生在這個小社會中萌芽，習慣公共討論、與他人協調，學習獨立判斷，做一個公民的準備。我們所說的公民，不是奉公守法的那個意思，而是啟蒙運動時代，孟德斯鳩說的，「讓受教者不需要施教者」，也就是康德為啟蒙所下的定義：自己走出依賴狀態。走出沒有他人引導，就無法自行運用理智的狀態。

我舉幾個小例子，說明為什麼我們所做的教育改革，是社會改革的行動。上個月我們在自治會中舉辦「你是否贊成廢除死刑」的辯論。這原是九人小組的一堂課，課程中四、五位老師和十幾位學生，蒐集了國內的一些資料，以及卡謬的一篇文章，就正反雙方的立場、價值觀，做了大致的討論與零星的交鋒。接著延伸在自治會以辯論的形式討論，由於大家都沒有參加正式辯論的經驗，因此花了一番時間鼓勵學生組隊。反方以兩位高中生為核心最先組成，並找了一位國三學生加入；正方則是兩位國中生成然接戰，但一直缺第三位，於是由一位老師支援。辯論的過程很精采，我們全程錄影了。反方先舉了一些兇殘犯案的實例，主要在說寬恕的艱難，這樣的兇殘若發生在我們的家人身上，

我們自問會不會想報復？除了「那個人」（耶穌）之外，誰能做到寬恕？正方則企圖將閱讀卡謬的想法帶出來：懲罰、死刑，無助於減少類似的罪行，而死刑這件事，也就是用比個人更強大、更冷酷的力量殺人，只會對社會造成傷害。而台灣社會是要走向以人權立基的社會？還是古老部落社會中，以命償命的社會？反方認真的回應這個問題，他們引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，認為每個社會的法律、或是規範，一定是反映那個社會普遍的、既有的正義觀（比如東亞俗民社會，以命償命、死有餘辜的想法），而強加上去的道德、或是正義觀（比如歐洲啟蒙以來的人權觀念），反而會背離社會；正方則回應沒有人可以做到寬恕別人，但也沒有人可以確定他的判決不會出錯，由其死刑是剝奪一個人的生命，是無法挽回的，沒有一個人可以高於另一個人，做出這樣的判決。

以上這個整理，其實已經加上了我抽象化的歸納，實際進行過程中，學生的話語樸素多了。我們在過程中，一方面看到學生還有許多可以慢慢學的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看到他們透過自己原有的常識，親身去體驗、去理解、去嘗試任何一個公民，都應該可以做到的事：參與社會重要議題的討論，參與並共同形塑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。漢娜鄂蘭曾努力去理解當年納粹極權社會，是如何形成的？她認為是那群中產階級，他們曾經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，但卻失去了他們的使命，因此轉而依賴一個比他們單獨個人更強大的存在。我想借用她的話來說，我們說教育改革是社會改革的行動，就是要找回我們每個人做為公民的使命，或者是commitment。

回到那次的辯論來說，原先大家沒有經驗，就是以嚴謹的形式，作公開討論的經驗，因此有些怯場。但在這次辯論後，感染了在場的多數人，很多人回到宿舍、回家後



會繼續討論這個議題，更有許多人躍躍欲試，想要促成第二次的辯論。

從這個過程看來，我們在引導學生進入公共議題討論時，年長的、有經驗的孩子也許可以理解什麼是使命，但對大多數的青少年來說，如何引起動機才是重要的。《眼淚》的導演鄭文堂上次來學校做電影巡演及討論時，說他拍這部電影，是想拍出一部讓媽媽看得懂，而且會喜歡的電影，至於討論「轉型正義」的使命，還是得先放在背後。有一次我想到這點，就問一起參加辦學說明文宣的阿另，是什麼動力讓你參與學校招生活動，遊戲動機與使命感的比例大約是多少？我認為讓我們成為一個公民的動力，或者說是讓我們學習的動力，應該這兩者都有。

二、人的學習動機是怎麼來的？

幾乎每一個老師進場開始教學時，碰到的第一個困難是，我們看到小孩子在課堂上多意興闌珊。那麼，人的學習動機怎麼來的？當然我們最希望達到的第一個學習動機，是從好奇心、從遊戲來的動機；第二個是從成就感來的動機；第三個是從典範的感染力來的動機；第四個是從功利的目的來的動機，就是希望先「讀書」，然後可以做什麼，做什麼，這是時下最流行的學習動機；第五個動機是從害怕受到處罰開始，就是一種制約。當然，我們最希望的學習動機是順序愈前面愈好。

我對全人教育的理解，大概是建立在席勒的《審美教育書簡》中所提到的，也跟我自己學習的經驗有一些共鳴。席勒在書簡中提出的基本論點：我們人有兩種動機：一種稱作sensual drive感覺動機，就是透過各種感官：視覺、聽覺…去接觸世界的那種動機，第二種動機叫做form drive形式動機：他說人們希望從世界紛亂的表象中找到一些形式（form），找到意義。他說人有這兩種

動機，但是在這兩種動機中，若你只有form drive，那麼世界是貧乏的，因為只有抽象的東西沒有具體的事物，你的世界是貧乏的；而若只有sensual drive，你的世界是混亂的，因為沒有辦法從sense data裡面整合出意義，整合出form出來，所以席勒在這邊提出的論點是：人其實最主要是由遊戲動機在驅動的。你想想看，你去看小孩子的遊戲，或者是原始人，原始人可能比較接近小孩，你看原始人以前所做的刀劍，我們可以說刀劍只要能夠砍傷人，只要實用就好，為什麼原始人開始在刀劍上雕花？連那劍鞘都雕得非常漂亮？他說這些都是來自於遊戲動機play drive，他說人在學習的時候都是由遊戲play drive所驅動，當人整合人的理性和感性的能力，專注地投入創造力活動的時候，人即達到最自由的狀態。

席勒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狀態：Holistic state，就是全人。

全人教育就是由遊戲動機來驅動學習的教育。席勒在這裏形容的狀態，是當人由遊戲動機驅動的時候，專注地整合人的所有能力，理性與感性的能力，投注到學習的狀態，這狀態是人最完滿的狀態，Holistic state，也是人最自由的狀態，所以我用這來理解全人教育。要設計這樣的學習環境，也就是談到實踐層次，我們認為，這個環境必須備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要件是：要讓小孩子產生那個求知的好奇心，又要讓那種眼睛裡面閃出的亮光持續下去。很重要是自由，安排自由探索的那個環境，有包容力的環境。

三、為什麼我們堅持解放父權心態，塑造一個自由寬容的環境？

這十四年多來，全人最大的特色，就是堅持給小孩子很大的空間，給他一個真正自由與包容的環境，有了這個環境之後，孩子



的探索才可能比較全面。就是說，除了知識以外，孩子可能還對善惡、對人際關係、甚至於對性等等作各種探索，幾乎是全面的探索。當然累就累在要作這樣的探索。

我從一個我自己的經驗開始。同樣是在自治會上校長報告的時間裡，對學生們說了兩件事：首先，是歐巴馬的健保案，在參議院以七票之差過關。這個法案的意義，幾乎可以類比於小羅斯福的新政、與詹森的民權法案，讓我們再一次地相信，民主政治仍能有效運作，讓社會持續向公理與正義邁進。歐巴馬的成功，不僅在於他的理念的正當性，更由於他務實地與美國的政治現實搏鬥。藉此我想說的第二件事是，我想提醒同學們，自由不是跟著感覺走，不是半調子得過且過，這樣是easygoing，也就是來得輕鬆、去的也容易，如同我們的學生黃迦寫的那首歌：「美好的感覺就這樣一去不回來」。我們不該讓我們的學習、我們的選擇、我們的承諾，變的這樣可有可無。因為這樣玩玩而已，無法造就任何東西。我們要的是，我選擇學什麼、做什麼，就要扎實的投入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如同歐巴馬對民主黨參議員說的：「你有機會為作過的承諾貢獻一己之力…而現在就是你實踐承諾的時刻。」

那晚小曾來找我聊，顯然是準備好的來說。她先舉自己身邊的其他例子來說，意思是再怎麼有道理的事，如果沒有說的好，而引起人的情緒反彈，就不會有好的效果。接著再說到早上的事，我用我所謂說真話的方式指責家愷，我說他該不會分不出什麼是認真的事，什麼只是好玩的事。小曾說她那時很想站出來跟我說：你不能這樣講。你頂多可以指責他不曉得分配時間，以致於在羽球練習時缺席有違承諾而已。我錯的是撈過界的指責，因為那強加的指責偷渡了我未經檢驗的，對於什麼是認真投入的、什麼是半調子好玩的評斷。

沒有這段認真的談話，我無法僅靠自己，察覺到自己幽微的父權心態。

我藉由這個例子想說的是，我們之所以堅持寬容自由，是為了解放你我所有的父權心態，以及因此而來的恐懼與依賴。在全人十四年來，我們持續這樣的堅持，讓我們有一個比較開放的環境，讓我們，包括老師、家長在內，有更好的機會去除對威權的恐懼、對懲罰的害怕。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學生有這種膽氣，對一個大人這樣的說道理。我們每個人可以在這樣的氣氛下，開始對自己誠實，讓我們可以自在的認真生活，並勇於嘗試、犯錯，（一個認真生活的人，怎麼可能不犯錯？）讓我們可以合乎情理的去接納自己、以及別人：在自我實踐的過程中，必然要走一些迂迴的路（並不是冤枉路）。有這樣的開放的心靈，才可以在挫敗中找回勇氣。

讓我們回想我們自己的教育過程，或者是看看現在的一般教育，比較著重的是知識片段的成績，因為唯一的檢測方式只有一種，就是考試。尤其是由於考試所用的紙筆測驗，勢必只能檢驗所累積的東西，就是片段的知識有多少，而沒辦法真正去開展整個想法，整個探究過程。在我們這個學校，可能因為空間比較大，可以容許小孩子在這個禮拜對一個有興趣題目全力探索，讓他整個禮拜花大部分時間去想這個題目。當然其他課他也会去上，但他所有的精力會擺在想這一題目的相同問題上，在這個問題想了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得出一些結果後，再回過頭來問其它問題。

在一般的學校裡，學生可能沒有這種空間與時間，也不被容許，因為這個對考試沒有用。所以在這邊，你的學生不管是在時間或空間，或是實質塑造的環境，環境不只是硬體，還包括軟體，就是人跟人的對待關係，老師跟學生的互相對待關係。老師基本



上跟學生是可以做到互相尊重，所以我們的學生在課堂上對老師是沒有畏懼的。常常學生在問問題的時候，他會不分輕重的問出大問題。孩子自己不知道輕重，可是小孩子問出來的問題，卻可能剛好是那個領域裡面的大問題，小孩子常常會做出這種事情，讓你覺得小孩子跟大師問的問題都很像，但是他不知道、不知輕重。在小孩子聽老師講的時候，老師的角色更重要，小孩子有沒有在想，或者他被其他東西吸引。其實老師在自己的領域中的涉獵與熱情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說，如果老師的涉獵廣，就可以準備很多各種各樣有趣的問題，小孩子在聽到有趣的問題時，眼睛會發亮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有趣的問題讓他眼睛發亮以後，還要有辦法發展出那種可以跟他繼續討論的問題。跟他討論的時候，要想辦法回到卡爾巴柏提出的那種猜測、反駁的過程，讓小孩子嘗試去提出那個猜測與解答，然後加以反駁，老師在這裡面扮演的角色是很類似科學家的。

四、為什麼我們堅持學校的使命，是塑造學生內在的自由？

這是我們一開始辦學時的許諾：引導學習者透過自身的體驗、探索與成長，去求得思想、心靈的解放及內在的最大發展。

什麼是內在的最大發展？有一個叫胡塞爾（Husserl）的人對學習下過定義，他說學習不是知識片段的累積，學習是一種成長過程，一種growth，在每一次的認識行動中，你可以用越來越複雜的方式去建構課題，然後課題的複雜度會一直增加，課題的複雜度增加，回過頭來又會提昇主體的認識能力。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，對事件的認識。譬如說認識葉子，一開始小孩認識到葉子有各種形狀、不同的顏色，這是它的差別，可是

如果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，有機會隨著已有的認識真正去做過探索，從葉子的形狀、顏色，到葉脈的對稱，然後進到細胞的層次，進到葉綠素，再進到原子的層次，或者再回過頭來用美學的眼光，繪畫的眼光探索怎麼去呈現，或者怎麼用文學的描述手法…。這就是隨著這些課題的複雜度，葉子同樣是葉子，但他在建構葉子這個課題的知識的過程中，葉子知識的複雜度不斷的增加，不斷的增加，然後在不斷的增加中，回過頭來提昇他的認識能力，甚至還有創造力。

我們所許諾的，是當代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：人權。曾經來過台灣的德沃金，在談到美國兩黨惡鬥、互相不信任的現實時，提到一個可能的和解途徑：那就會到一個我們都可以接受的共同價值。那就是人權。於是他繼續討論人權的意義。第一是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（intrinsic）的潛能，這是普遍的價值。而教育所許諾的，是透過人為的方式，栽培這樣的潛能，讓這樣的潛能實現。因為每個生命的實現或浪費，不僅僅是個人的事，而是關乎整個公民社會的事。

人權的第二個面向，是反求諸個人的：每個人都有責任，去判斷什麼是美好的人生，他可以採納別人的意見，但不能允許別人去幫他做判斷；同時他有責任在他的生命中，去實踐他所採納的價值。

接下來我想務實的說明，我們希望在自由寬容的環境中，塑造怎樣的內在自由。我將之拆解為三個面向。

- 學會獨立學習
- 學會獨立判斷，並進入公共生活中實踐
- 獨立建立起對文化及美好生活的品味

獨立學習指的是：塑造一種後天的習慣，在現代文明的四項基本能力上，都可以經由常識，建立起一套方法，有效的自我鍛鍊。這四項基本能力是：透過閱讀達成理



解、觀察與記憶、清晰的表達、數理及抽象思考。並憑藉著這種習得的能力，有勇氣去面對、去解決未知的、新的問題。

再來是獨立判斷，並進入公共生活中實踐。要持續的具備獨立批判、獨立判斷能力，要有前述的基本能力做基礎，並在實際生活經驗中持續保有膽氣。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「膽」與「識」。過去十幾年來，我們的確明顯的發現，在全人這樣寬容、沒有威權與恐懼的環境下，自在成長的小孩，比較敢質疑、挑戰權威；但我們也看見了，當基本能力不足，統整經驗、表達的能力沒有鍛鍊起來時，這樣的膽氣就只夠用到某個層次。要持續的批判思考，起碼要有能將標的看清楚，後續的辨証才有辦法繼續發生。

最後是教育者最常遺忘的、卻也是最不可少的：要能獨立建立起對文化及優美事物的品味。一個人如果可以投入他喜愛的事物中，這樣一個「自由而孤獨」的人，能時時刻刻從美好生活中找到喜悅與動力，而能確認、並實踐他的使命。

愛因斯坦也寫過一篇文章在談「論自由」，還有「教育」兩篇。他說人有兩種，兩種人的價值觀其實差異很大，譬如說要辦這所學校，很多家長、或者很多社會人士，在辦學時就一定會出現很多不同的想法和做法，想法和做法，就跟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，價值觀不一樣的人辦出來的學校就不一樣。愛因斯坦在這篇文章裡面講到：既然人的價值觀有這麼多差異，我們可不可以在合作中，退回到大家可能都會同意的假設？科學家在這個樣子合作的，他在文章裡寫的很清楚，要我們回到大家都會同意的假設，得出公設後，從公設出發，再開始推理，推演往後怎麼走。他提出的兩個公設，我想大家都會同意：1.每一個人將來都要過一個幸福自在的生活，2.過幸福自在的生活有兩個基本條件，第一個條件是維生能力，第二個條件就是人的精神潛能得到充分的發展，我想

這兩個都應列入人要成為全人的必要條件！談到教育理念時，他還特別提到，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認識到每一個小孩，都有那種貪玩的傾向，與了解事物的慾望。

我們在全人這十幾年來，可以充分在小孩身上看到這個東西，小孩眼睛裡閃的亮光，他們真的去了解事物的慾望。而我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：那個閃亮的東西怎麼不見了？那種好奇心，那種了解事物的慾望、跟貪玩的傾向怎麼不見了？我想大家都了解部分的答案。愛因斯坦認為在教育工作裡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引導這種貪玩的傾向，怎麼帶領小孩帶著他們的好奇心，帶他們真正去完成一些事情，然後建立自己的成就感。對這個年紀的小孩來說，最重要的就是那個自信與成就感。全人教育是否成功，就要看我們怎麼在發展他們的好奇心與貪玩心的過程中建立自信，幫助他們在這個階段完成最重要最關心的事。

為什麼那種了解事物的欲望是重要的？因為人的成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打破原有的框架，就好像盆栽長大需要換盆一樣，需要鼓舞學生挑戰未知的喜悅，勝過對舊盆的依戀。最後我們再講一個故事：米開朗基羅也曾面臨過這樣的考驗，他看著辛苦完成的教堂壁畫，心底很清楚有一些無法抹去的失誤，若要認真面對，就非得重頭再來不可。若要說服自己，這樣已經不錯，以他的層級，也沒有人可以對他說什麼。這樣的猶豫鯁在心理，然後他在酒館，喝了一杯啤酒，微微餓掉了，他提醒老闆，老闆二話不說，走進酒窖，把同期的酒桶全戳破不要了。米開朗基羅當下做了決定，回去教堂抹掉畫好的，重新來過。

我們以這個故事做個小結。我們的教育所希望喚起的內在自由，是這個意思，自己能夠成為自己的主人，自己能夠成為自己最誠實的批判者。